

川东北书写(组诗)

李杰(四川)

在这个地方

无需标注一个点:我身体的置放地
别于心内的坐标和分界
南方之北,西南,川东北
米仓山,光雾山,使我常常成为
颗粒和雾状,在山和河道里越界

坐北朝南,身后汉水的水渍
挂在芭谷的胡须上
面前巴河、渠江的划痕
圈点了丘陵、稻田
竹篾背篓里,装着场镇、县城
茶、一个个红薯和橘子
从三湾塘到滨江路,开始等待和盘算

喀斯特地貌里,穿行着神秘的蹄印
柴火燃起,煮热面食、大米、山药
而车辙却庞杂起来
扰乱了花和蜂蜜的安谧
一不小心,我就在外省的穿斗房前
撞上黄牛的特角

一个人和一座山

一朵花颌首致意
把叶子的油彩溅到云上
一条路缓缓收回腰肢
与一缕雾对歌,叫醒对面的枝头

一处花影打出旗语,召回山的波澜
一个眼神里停满了风的舰艇
一个我,要在鸟翎上系住风筝

从一座山抵达另一座山

在绿色的波峰里冲浪
风的身影千回百转
由西向东
我满载另一座山的分量
奔赴,抢在日落之前

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跋涉过了五道河流
我拎起一滴清澈的水珠
将不断攀升和干涸的路浇湿

光雾山,张开巨大的耳廓
倾听我和万物纷至沓来的声响
敦厚地摊开心凉的夜、明净的星空
人们聚拢,把传说一颗颗揣进衣兜

雾、栗树和牛群,在石峰间相遇
各自散去。杂草自由地哼唱
披上斑斓或单色的衣衫
承受着露水的摩挲

从大树下走出的老者
他抬起镰刀
把拇指的老茧削掉
偶尔望着树梢和山峦出神

第三个清晨,在众鸟啁啾中
我扒开松针层,把一座山与
一座山的海拔、纬度反复比对
种子还在这里,风一直未将它们吹散

在山涧的视野

栅栏里关满了绿意,葱郁的火在烧
云朵,洁白地被煮熟了
挂在林子上端,任由鸟跳起来啄食

我在这片峡谷的边沿驰骋
揪紧风的鬃毛
路,是唯一的缰绳

不需猜想
这个空旷的名字和青涩的果子
它们的根下面,暗河的脚步
是否被无鳞鱼吸附

卸下表情,卸下右眼的镜片
把昨夜的石子和鼯鼠放出来
交给树洞,一朵鲜嫩的菌子

远方还远,夕阳降临山涧的高处
将晚霞搅拌炊烟
抹在一大片云霞之上
好像海潮一般的澎湃、盛开

临水之窗

从左至右,抑或相反的路标
视线拉出的弓弦,偶尔迸出几个破音
一朝一夕的水汽,调理岸的线型

不问窗棂的材质
一叶扁舟挽留一缕幻化的晚霞
白鹤突然从涟漪中起身
向阳光和月亮建成的虹桥划去

天空在午后被挖掘
又一口池塘建到山的顶部
鱼鳞与蝌蚪,在空中放开起落架
使藏在树丛里的鸟窝,也开始清唱

雨滴下,一把凌厉的卡尺
把广场舞曲再次丈量
躲开那些不忍离开的脚步
找到了秋后的花瓣

再回到窗边,流水带走了下一个埠头
可扮演镜像,也可取代瞳孔
听,流云和河沙始终无声

大风吹

大风吹来
一夜间将桥头砌成了马厩
河水被浇上灯光

大风吹着
下旬的城墙退让,在第二段落停步
刨出身上新洒下的霜

大风吹过
催我双鬓的雪继续加速
从环城路的第一个隧道
追到终南山的北麓

大风吹出自满的形态
一定在冷冽里发韧
不测距离,十公里和十米外
我的盲盒也在敞开

大风吹走,织出的一丝锦缎
绑扎在雪花的筋骨上
避开熙熙攘攘的眼眸和标题

童年的游戏(组诗)

张世明(四川)

老鹰捉小鸡

我们曾是散落的字母
被风突然排成一句
最前面的孩子张开双臂——
就驱散了天空的阴影

小心、快跑、快摆动
整支队伍成了一条铁链
在晒谷场上甩出哧笑
当老鹰俯冲,尖叫炸裂
有人跌倒,沾满草籽与夕照
有人被俘,却笑出声来
仿佛这是世上最甜蜜的失败

直到炊烟升起
像一根根柔软的钓线
从各家小院,将我们钓回

多年后,我数着缺席的名字
解散的翅膀,沙漏里
漏下的,碎金般的回声……

躲猫猫

草垛在暮色里隆起腹部
我们躲进童年的算术
数数声从指缝漏出
在晒谷场上长成金黄的麦粒

柴房吞下黄昏的寂静
箩筐在暗处收敛呼吸
墙角,秕谷堆微微颤动
或许某粒空壳里
躺着一只打鼾的虫子

突然,一声惊叫掀开夜幕
所有藏好的童年都跳出来
用缺牙的小嘴
接住漫天咯咯笑的月色

如今我数到九十九
故意不说出最后一个数
任凭穿堂风翻找我的白发
而答案,卡在
当年那粒秕谷的空心

跳长绳

我们是一串会飞的音符
被麻绳抛向弧形的五线谱
以脚尖点响晴空的琴键
大地在脚下轻轻晃成风波

每一次腾空,都在修改
云朵里歪斜的标点
两个摇绳人,把东风
卷成七彩的童年

我们穿过光的圆环
在风中种下成长的脚板印
偶尔,长绳会绊住夕阳的尾音
整个队伍便笑成水中的蝌蚪

最胆小的小女孩突然跃入
发梢扬起整个下午的金黄
我们接住她未落地的惊呼
在光影里酿成蜜糖

她辫梢的蝴蝶结
卡住了一个休止符
我们悬在绳弧的彩虹上
像一曲不肯谢幕的交响乐

荡秋千

我把自己系在麻绳上
像一枚熟透的石榴
稍一摇晃,就迸出一串
颤颤巍巍的尖叫

风踮着脚数拍子

云朵泡成蓬松的甜
母亲一推,我就飞起来
接住了整个下午的蓝

荡起来!再高些!
让脚尖去剪低飞的云
天空倾斜,将树梢的鸟鸣
全部倒进咯咯的笑声里……

后来,母亲松开手
她的身影随炊烟淡去
她总说,飞得再高
也要回到地面。可那时
风,只顾着把我们
往更远的蓝里送——

打水仗

我们自制的竹管水枪里
藏着一个夏季的阴谋
用力一推,就戳破
射出一串串晶亮的笑声

我们跑过晒烫的田埂
水花紧追着光脚丫
在燥热的蝉鸣中
画一幅湿漉漉的地图

追急了,院子也是战场
母亲的休战协议刚晾出
就被我们调皮的枪林弹雨
浇成滔滔不绝的呵斥

直到炊烟钩住了咕咕响的肚子
所有的水枪才突然熄火
我们的裤兜里都揣满了月光
此刻,正淌成小小的瀑布……

玩玻璃球

我们蹲成一个个小坑
用拇指瞄准大地的瞳孔
弹指间,一道彩虹
击中另一道彩虹

清脆的碰撞声
惊醒了一群午睡的蚂蚁
最亮的那个花斑
突然就滚进别人的囊中

赢家以袖口擦拭弹珠
输家想用泥巴堵住洞口
快看,指缝里漏下的光斑
被大家争抢成金币……

当炊烟勒紧我们的腰
裤袋沉甸甸地装满星光
赶紧回家,一路奔跑
故意让弹珠替自己歌唱

第二天,我们又挖出新坑
把昨天输掉的光
一粒,一粒
再从土里弹回天上……

下一站(组诗)

李金玉(四川)

旅途日志

石峰上的松树落满旧时的雪
虚无的身世
被山岚一点点散去
那是亿年前的一点记忆

赤足走着
贴近眼前的光阴
截取一段青绿
色泽多么新鲜,那万物的起源

重新雕刻我的身体
以沙粒和水,以风化的时间

当我离开时
古老的风,正追逐着
这片辽阔的野趣

书册崖

在嵩山翻看书册崖
24亿年前,一次中岳运动
令石英岩成为本色
风高举着旗帜

你轻轻梳理波浪状的纹理
将其深埋,隐去时间的伤痕
经历了不曾见过的日出和日落
这层叠的记忆
深渊里回荡着空旷的呓语
刻上“登封”之名
史书笔墨沉重,江海不息

四月的页面,允许一只蝴蝶停留
自由来去
梦里梦外都是痕迹
你要的原貌
恢复了事物本来的状态

蓝眼泪

沧海的水,淌出夜色
推向岸边,人潮涌动
上岸,或随波逐流

水便有了情绪,颜色
涨潮了
这万古的命运纠缠,离散

我打捞这蓝色的光



洗净泥沙
波浪推开时光之门

搅动大海的人
内心的波澜浩渺如星辰

老君山

我在山下梳理年轻的白发
上山的路已归隐

攀爬中有人惊呼
下冰雹了
兴奋的人点燃火焰
冰雹急速跌落悬崖
顺着山势蹦到谷底
过程化为乌有

逐渐变冷的风
尽头刻着“无为”二字
我想着自己年轻的容颜
想着遗失的回家的路

海洋淹没陆地
山峰忽上忽下,露出一头白发
老者的须眉
刻在山的崖壁上

下一站

潮水漫过堤岸,沙粒沉下去
你在岸边更换一双脚印
无限接近于未来

星辰定位,在银河间碰撞
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等候可能失约

港口流转
亿万年在你眼前停留
属于人间
短暂的凝视

你站的位置
无枝可依。请靠前一点
去拆解掉
那不善于表达的部分

劳动工具(三首)

孟夏(广东)

扳手

以棱角对抗松散
拧松生锈的疲惫
拧紧散落的晨光
它不是冰冷的器件
是劳动者双手的延伸
在日复一日的转动里
把辛劳,磨成生活的光亮

它见过深夜的机床
也见过黎明的微光
它在劳动者粗糙的手掌里
把每一份执着
都拧进螺丝的缝隙
每一次咬合
都是与岁月的对话

键盘

荧光里,指尖在黑白键上
种下星辰
每一次敲击
把琐碎的日子
敲成有序的诗行

它是耕耘的犁铧
在虚拟的土壤里
敲出不被辜负的时光
疲惫浸在指缝
目光却向着远方
让每一份坚持
都在指尖上绽放

石磨

两片叠合的圆石
扣住岁月的轮廓
磨眼吞进谷粒的青涩
也吞进劳动者弯腰时
鬓角的霜色
顺时针的转动,碾过
晨光与暮色
每一道石纹
都藏着土地的嘱托
磨出细碎的烟火

它以沉默回应劳作
老了便静卧檐下
磨齿里,还嵌着农耕岁月
最厚重的执着

警徽如炬(外一首)

李新苗(四川)

星光碾过长夜,脚步踏碎寂静
岁月的淬炼把血肉磨成不倒的风骨
右拳举起的一瞬间
滚烫的誓言便烙进血脉深处

警徽是永不熄灭的星火
一身藏蓝,是危难来临时
向前的脚步。狂风折不断脊梁
冷雨迷糊不了目光,冬雪落满肩头
就当是岁月赠予的素裳

挺拔的背影,也曾有过踉跄
一次挺身而出,耗尽半生积淀
那一幕深深镌刻在骨血之中
每一声警笛,都震彻心魂
每一次敬礼,都闪亮光芒

藏蓝注定是站立的颜色
从青葱年少站到两鬓染霜
用无数个晨昏守护万家安详
一身荣光,从戴上警徽起
便终生不渝,永不退场

不眠警钟

警营,是一座不熄灯的港湾
高悬的警徽,接住无数个无眠之夜
警笛穿梭在城市肌理
划破沉沉夜色的帷幕
值班室的灯光长明,胜过天边月色

一杯浓茶冲淡了长夜的疲倦
对讲机的呼号此起彼伏
一张单人床,褶皱了通宵值守的疲惫
一份台账,写满日夜不停的奔波

往事堆叠,在警服与警衔间生长
时光沿着肩章缓缓攀爬
白发悄悄从帽檐下钻出
一茬茬身影交替登场
肩上的使命却从未更迭

营区的钟摆永不停歇
在黑夜里来回摇晃
摇过寒风,摇过酷暑
摇过一轮又一轮破晓的曙光
待到晨光漫入窗棂
落笔写下二字:平安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便是坚守最厚重也最温暖的答案

端午

林立鹏(温州大学)

一把艾草斜插门楣
指缝间流淌的草本淡香
弥散在水盆里的粽叶
把平安的祝愿折成菱角
用棉线密密捆扎
翻滚而出的白雾氤氲了小院
远方的鼓声飘荡在街巷间
五色丝线缠绕手腕三圈
像一道彩虹的光环

坐在竹椅上剥粽
没有人谈及汨罗江
也没有人吟咏诗歌
只有奶奶传下的青花碗
盛满清浅的凉茶,冲淡了
一年一度的端午

描金的人

施崇伟(重庆)

瓷盘在灯下转动
他用鼠毫笔尖蘸取第一缕金
云纹如柔指
跋山涉水越过缠枝,停在春窗
笔锋过处,一只白鹭惊起
翅膀沾着露水清气

师传说,金线要像炉火的热气
不断,不散,不燥
三十年了,他描过的花边
能从车间铺到田野

此刻他俯身,在盘心种下
一粒微缩的太阳
不是装饰
是窑火记住的,劳动者的指纹

烧好的夜晚退回瓷面
他把残次品埋进后院土里
来年,碎片上长出的苔藓
带着釉色,带着温度

有人问什么叫匠心
他指了指墙上镜框:
“这张盘画了三个月,
那年我女儿刚学会走路。”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210期